

甘肃武山拉梢寺摩崖造像艺术特征及成因探究

An Exploration into Artistic Features and Causes of Bas-reliefs on precipices in Lashao Temple Wushan County Gansu Province

张玉平

Zhang Yuping

吴少明

Wu Shaoming

内容摘要：在甘肃现存的石窟中，拉梢寺以其独特的艺术品格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其以规模巨大、简练概括的造像，技法多样、布局统一的壁画，装饰精美的佛座，融中国传特文化与西域文化以及西亚文化等多种文化于一体的艺术特征，对研究地域佛教美术以及佛教美术民族文化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拉梢寺、摩崖造像、艺术特征

拉梢寺又名大佛崖，位于甘肃武山县城东 25 公里鲁班峡，响河沟北岸，为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的一个组成部分，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为甘肃渭水流域一处规模较大的石窟群，始建于十六国的后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以后各朝代不断的修建，成为渭水流域仅次于天水麦积山的石窟寺，现存造像 90 余身，壁画 1000 多平方米，分布于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显圣池四处遗迹中，拉梢寺为这四个单元中的一个单元，其造像和壁画既富有强烈的时代共性也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为古丝绸之路上一处比较重要的佛教艺术遗迹。

拉梢寺从摩崖题记^[1]来看，该石窟群由北周秦州刺史尉迟迥于北周明帝三年（公元 559 年）创建，距今有 1400 年的历史，经历代修缮，现存窟龕 24 个，各类造像 33 身，主要为摩崖悬塑造像，以北周的 1 号造像为主体，兼有十佛，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唐五代经变壁画，宋代 2、6、7 号造像和宋代两方菩萨说法图为主，融小佛龕、塑像、浮雕、悬塑和壁画于一体，造像手法稚拙古朴，形体端庄，神态凝重肃穆，服饰色彩鲜艳，衣纹简洁流畅，其造像艺术的独特性，对考察佛教美术民族化的进程与北周时期佛教雕塑艺术特点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其摩崖造像的艺术特征：

一

拉梢寺摩崖造像的特征之一为规模巨大。拉梢寺俗名大佛崖，其摩崖大佛是亚洲，也是世界第一摩崖浮雕造像，其在面积约 3600 平方米的崖面上，凿塑了石胎泥塑彩绘的一佛二菩萨像，佛像通高 42.3 米、宽 43 米，两旁的胁侍菩萨身高 50 余米，距地面 20 余米，与左右上层五立佛下层十立佛，及满涂窟面的说法图、千佛、飞天等壁画构成一幅宏大的说法场景。为了显示佛的尊贵与崇高，造像者利用大规

模的摩崖浮塑造像，顶天立地，气势非凡，在中国石窟造像中，创造了摩崖造像的最高和最大。如此规模的摩崖浮雕造像，如果没有当时的北周当地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从拉梢寺的铭文来看，该寺系陇右大都督、秦州刺史蜀国公尉迟迥所创建，尉迟迥为北周皇亲国戚，其主持修建如此规模巨大的佛教造像，一方面与北周皇室笃信佛理有关，北周五帝，除武帝外皆崇佛，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各地的达官贵人、僧侣百姓各阶层开窟造像成为一种风气，并且在南北朝时，中国广大信徒崇佛表达方式有南北之别，南方佛教重佛学义理，重般若智慧，而北方佛教重实践上的发展，因而重宗教行为，重修行，重造像。同时北周为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没有十分稳固的文化传统，对佛教的推崇超过汉族人，故在北周统治期间大兴造像之风。就在尉迟迥在拉梢寺开窟造像前后，北周地方长官建平公在莫高窟开窟造像，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营造七佛阁，充分说明周朝时期对佛教的重视与提倡。而拉梢寺便是当时建造的石窟之一，为中国最高最大的摩崖浮雕造像，制造出一种崇高和神秘、具有威慑力的气氛效果，使信徒产生对佛德的崇敬和对佛国天堂的向往。

另一方面，拉梢寺大佛的修建，正如美籍学者罗杰伟所说，“它不仅发挥着宗教的，而且也发挥着政治的功能”^[2]，并且该寺赞助者尉迟迥在造像铭文中“愿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生与天地久长，周祚与日月俱永”的祈愿，也显示了他开凿拉梢寺大佛的政治目的和对民心的安抚。拉梢寺主佛造像高大硕壮，宽圆雄伟，这种高大雄伟、表情端庄肃穆、和平而威严的造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既表明着佛的伟大，又象征着帝王的至尊，这也是统治阶级大力推崇佛教目的之所在。正如范文澜在描述云冈石窟的造像时所说，“这

些大佛高大雄伟，显示出举世独尊，无可比拟的气概”。^[3]这种气概也恰好是皇权所追求的。其造像理念固然与汉代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中追求高大、宏大、博大、壮大的汉代大美气象的审美品格影响有关，但更深层的因素在于政权与教权密切结合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如被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任命为当时宗教领袖的果所说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又云，“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礼佛耳。”^[4]皇帝在现实中是世俗的主宰者，在幻想的佛国中又是精神领袖，这种佛如帝身的认识使佛教获得地位的同时又成为国家巩固政权的工具。故这种高大雄伟的造像在凸现佛之伟大与崇高的同时，也显示王权之大。

二

拉梢寺摩崖造像的另一个艺术特征是造像简练概括，在形象塑造上显示出北周佛教艺术庄重朴实的独特风格。在佛教美术的发展中，北周时期佛教造像的特点是：在继承西魏的基础上完全转向饱满厚实，佛、菩萨面相丰圆，体态健硕，佛肩背宽厚，颈项短粗，衣褶疏松，菩萨体态浑圆结实这种造像特征。

拉梢寺大佛及菩萨的造像也显示了这一特征。（图 1）拉梢寺主佛造像结跏趺坐于方形莲花坐上，低平肉髻，面相浑圆，肩宽脸大、鼻阔唇厚、颈短肩方，身着窄窄的通肩袈裟，胸前有呈弧形的衣纹，施土红色，绘石绿色田相纹，脚踩法轮，双手叠于腹前作禅定印，身后有头光，呈同心圆形，由内到外共八圈，饰有波浪纹和花卉纹。佛两侧为手持莲花躬身肃立的胁侍菩萨像，略低于主佛左边为专司佛之智慧的文殊菩萨，头戴三瓣莲宝冠，脸方圆，额中白毫相，弯眉，双眼半睁略下视，宝缙于两侧垂肩，颈短肩宽，颈饰项圈，



上身穿偏衫，臂腕分别戴钏和镯，左手伸于腹前托莲花一端，右手高举持莲茎，披帛自双肩下穿肘而下垂，下着外翻边长裙，腰束带于两腿间下垂，赤足带环，八字立于法台上；右侧为转司法佛之理偏普贤菩萨，留高髻宝冠，宝缯垂肩，着绿缘红色僧祇支，披巾绕肩穿肘而下，腰束裙，造像与左侧基本相同，两胁侍菩萨面带微笑，略侧身向佛虔诚而立，造像两侧壁画绘有成排的弟子、菩萨和力士等群像。

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北魏、西魏以来形成的以“秀骨清像”为主流风格的造像不同，造像呈现出一种健壮感，以丰圆壮硕为特点。这是因为北周时期，佛教艺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制度的变化与审美观念的转变，在外来艺术风格的影响下，造像总体上呈“复古”倾向，这里所谓的“复古”，就是造像风格又回到北魏太和改制之前的那个佛教造像阶段。之所以有这种复古倾向，是北周统治的历史虽然短暂，却“南清汉江，西举巴蜀，北控沙漠，东据伊瀍”^[5]，统一了北方，并加强了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种文化交流中，这种中国化了的“秀骨清像”造像模式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被一种造型丰圆、质朴敦厚的造像模式所代替，佛像一般都作低平肉髻，形体敦厚，穿圆领通肩袈裟。拉梢寺北周造像以其概括简练、豪放浑圆的手法正说明这一特征。从拉梢寺造像整体来看，主佛体魄敦厚结实，肉髻、面部、衣服塑造简洁概括，肉髻低平，施石绿色，不加任何纹饰，与同时代甘肃石窟造像旋纹、螺纹肉髻相比更显得简练平实，通肩式袈裟轻薄贴体，衣纹以浮雕线为主，简明得体，明显带有笈多式造像的特点。菩萨的塑造亦简练概括，没有长短璎珞、宝珠等华丽装饰，头戴的花冠上亦只有简单花纹，下系长裙以阴刻单线来表现，显得简洁而富有形式感；佛与菩萨设色更为简洁，仅以白色、土红、石绿为主。这些造像特点充分说明了拉梢寺北周摩崖造像既

富有强烈的时代共性，也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其庄重朴实的造像之风，简练概括的造像手法，使其在陇右石窟中具有独特的艺术品格。

三

拉梢寺摩崖造像第三个特征是造型独特、装饰精美、多元文化结合的佛座。拉梢寺摩崖浮雕大佛的佛座从物造装饰及表现手法为目前佛教美术造像中绝无仅有，整个佛座由卧狮、卧虎、立象与仰莲间隔组成，高约17米，宽约17.55米，共有七层，气势宏大。

佛座的最下层为大象。立姿，大耳下垂，双牙前伸，鼻略上卷，中间一只为正面立象，其余为浮雕侧面象，为了突出造像的简练，中间的大象与侧面的大象共用象腿，造像写实程度高，结构十分严谨，这种以白象从正面立象到左右对称排列的造像方式显见于中亚佛教艺术中。从造像的赞助来看，主持修建佛像的尉迟迥本是北方少数民族，而这一姓氏则来源于中亚，其所修建的拉梢寺受中亚因素的影响很自然。另一方面，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便有类似的造像，这充分说明该造像方式是北周与西域及中亚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象在佛教艺术中具有重要意义，如“乘象入胎”便是佛传故事画中的恒定主题，而普贤菩萨骑白象诵读《法华经》也是佛教造像中经常表现的题材。故以象作为佛座有很多的宗教上的象征意义。

佛座仰莲隔开的第二层为卧鹿（图2），弯角竖耳，双腿前伸，跪卧于地。中间为宋代修建的佛龕，中间在初建时应是正面的鹿，鹿左右排开。鹿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瑞兽，具有丰富而广泛的吉祥寓意，在远古时曾是四神兽之一，在其被玄武代替后，便开始与成仙思想结合起来，在民间信仰中有“起死回生”的象征，其形象在佛教造像中的出现应与中国人复杂的多元信仰心理有关。

佛座仰莲隔开的第三层为卧狮，卷毛竖耳，张嘴露牙，双腿前趴，气势凶猛，造型与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石狮的造像方式迥异，其造像方式与艺术风格皆有中亚的艺术特征。卧狮在当时流行于波斯与北印度的宗教造像中，拉梢寺石窟造像中佛座的石狮造像深受其影响，这与该地区当时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们更易于接受外来艺术有很大关系，同时在佛教文化中，狮子又是文殊菩萨的座骑。整个佛座层次分明，雕琢古朴，形态生动，三排浮雕在总体和谐统一的布局下又有细节刻画，物象处理疏密得当，融中国传统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于一体，充分体现出“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融合古今、中外、南北审美文化趣味的基础上，为隋唐文化真正成熟境界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历史铺垫和新准备”。^[6]（图3）

北周是中国佛教造像的过渡时期，上承魏晋，下启隋唐，是佛教美术的发展中的关键时期。拉梢寺摩崖大佛造像头丰颈短，肉髻扁平，身体健壮敦实，菩萨面略圆润，高冠危髻的造像特点充分说明这一点。拉梢寺造像也因其造像规模巨大、手法简洁概括、佛座装饰精美等独特的艺术特点成为国内佛教美术中的艺术珍品，而随着甘肃将其列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始，该摩崖造像的保护和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张玉平 吴少明
天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注释：

- [1] 其中第1号摩崖造像有明确的纪年铭文：“维大周明皇帝三年岁 / 次己卯二月十四日使 / 持节柱国大将军陇右 / 大都督秦渭河鄯凉甘 / 瓜成武岷洮邓文康十 / 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 / 蜀国公尉迟迥与比丘 / 释道成于渭州仙崖敬 / 造释迦牟尼佛一区，愿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生与天地久长、周祚与日月俱永。”表明该石窟群由北周秦州刺史尉迟迥于北周明帝三年（559年）创建。
- [2] 罗杰伟：“北周拉梢寺艺术中的中亚主题”，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流》，文物出版社，北京，2001。
- [3]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78，第656页。
- [4] 阮荣春主编：《佛教艺术》，辽宁美术出版社，沈阳，第37页。
- [5]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 [6] 仪平策：《中国审美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卷），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3，第492、461页。